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23.历史文化渊源

赖建法跟赖梅松一起长大，对他的人品和能力了如指掌。在关键时刻，必须要由群体中最具实力的人物来掌管，否则不仅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生存的问题。邱飞翔和商学兵也表示赞同。看来，杭州那好日子像掉进家乡的歌舞溪里的一枚梨花越冲越远，他还要独自在上海做下去。回到家里，夫人和父母一听他还要返回上海，继续做快递，既是意料之中，又有几分惊讶。他对家人说：“快递，我会全力去做。当我尽了全力，到了极限了，仍然是个输，我尽了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我才可能撒手不管。”

他从做中通那天就说过，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 500 万元，如果这 500 万元都赔掉了，中通还没有起色，那就放弃，不再做了。他不能把家人的好日子都搭进去。

聂鹏飞、陈德军、赖梅松、喻渭蛟等农民不仅创造了中国快递的奇迹，也创造了世界快递的奇迹。这么一群从闭塞、落后、穷困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民，在城市里既没有根基，又没有背景，还没资本支撑，却赤手空拳地打造出了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的四支劲旅。

为什么“三通一达”能把快递做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为什么赖梅松率领的中通能在快递遍地、竞争惨烈下崛起，且实现最大的增速？这是个谜，一个没解的谜，或者说是一个有着 N 个解，而每个解都似乎成立，可是放在一起却不知道哪个更为准确。

金任群说：“一群都没有受过很好教育，也没有什么经营和管理经验、没有任何政府背景和资金来源的年轻人却各自建立了数十亿产值的庞大帝国靠的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正是这种带有强烈的地域特性的文化成就了‘三通一达’，也正是这种文化使得浙江系快递企业被邮政管理局认同和尊重。”

金任群还说：“我们回过头来看，20 多年过去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零担货运市场上

的几个巨头都是东北佳木斯的，为什么呢？这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形成的，正是东北的粗犷和野性的特质使得它们能够在全国遍地都是车匪路霸的环境下生存并发展起来了，而当时没有这种文化背景的运输企业事实上到现在都已经花谢凋零了。”

这“一群都没有受过很好教育，也没有什么经营和管理经验”的农民拥有的是什么文化？为什么这群没读过多少书的农民，在金任群先生的眼里却成了有文化的人？是什么样的地域文化成就了“三通一达”？

位于浙西北的桐庐境内高山耸立，富春江斜贯而过，无数文人墨客在那创作出传世之作，如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十咏》，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有人想从桐庐浩瀚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出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寻觅快递与桐庐历史文化的渊源，他们发现《周礼·地官》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桐庐的“庐”即古时的驿站。据甲骨文记载，商朝就有邮驿，邮驿经历春秋、汉、唐、宋、元等朝代，到清朝中叶才逐渐衰落，被现代邮政所取代。这一说法令人兴奋不已，桐庐本来就是邮递之乡，桐庐人就该做快递。

“三通一达”与“庐”无缘，与邮驿的历史文化无缘。倘若想在民办快递身上找到点儿历史文化渊源的话，倒有一个古老行当较为贴近，即镖局。官办驿站，民办镖行。镖局业务有六种——信镖、票镖、银镖、粮镖、物镖和人身镖。

二者在文化上有何渊源？镖局讲究的是义、情、礼，淳朴的歌舞乡农民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也许就是“三通一达”与镖局的历史文化渊源。

20 世纪 80 年代，赖梅松想借 3000 多元钱，跟表姐夫合伙买织布机。在歌舞乡 3000 多元钱意味着什么？建一幢二层的房子需 1000 多元钱，赖梅松的父母得起五更爬半夜地劳作十几年才能积攒下来。在那个年代，天井岭的农民赚钱很难，除家里养的鸡，下的蛋能卖点儿钱之外，就得上山背树，汗流浹背，两腿发软地干一天才能赚两元钱。3000 多元钱能盖三幢房子，寻常农家要攒五六十年，相当于两三代人赚的钱！赖梅松却借到了。

22 有点窃喜

“这个……”熊剑飞有点为难了，不是不想，而是怕余罪玩得又过火了。“你真他妈没义气，兄弟们都流落在滨海，没准还在街上饿肚子呢。豆包，家门都没出过多远；老骆，文绉绉的，脸皮又薄，指不定混成什么惨样了；还有鼠标，那可是你同宿舍的，你真的扔下他们不管？你摸着良心问问，他们对你怎么样？你现在手里有钱，难道不该帮帮他们？”余罪义正词严地训着熊剑飞。熊剑飞冲动着，点头道：“该帮，一定得帮。”

“这不就对了，走，带你吃顿大餐，吃完睡一觉，下午溜达去。”余罪道，熊剑飞赶紧起身追着问：“那怎么找他们，地方这么大。”“有那玩意在，办法就在。”余罪指指床上扔的信号源，笑着道。他笑得很自信，看来早玩得很从容了，只是别人还不知道而已。

意外出现了，就意味着高远和王武为要挨训了，堂堂的禁毒局外勤，居然让个菜鸟溜出视线之外，居然不知道人家在眼皮子底下已经干了这么多事。带回来的图像分析过了，此时还停留在林宇婧的电脑屏幕上，没错，就是 8 号，居然乔装打扮过，是今年街头烂仔流行的装束，水磨蓝的牛仔、涂鸦颜色的灰衬衫，配着一头染黄的头发，停在屏幕上像对这个行动组嘲笑一般。

“让你们高度重视，你们却掉以轻心。几个菜鸟都看不住，我怎么指望你们能盯住毒贩？回头给我认真检讨。”杜立才训着两人，在会议室来回踱着步子，情况已经报回去了，还没有得到许平秋的回复，他估计不会有什么好话回来，和线人丢了相比，这次更让他没有脸面……四名队员都站着不敢吭声，不过十数天，扔下车的菜鸟已经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没有适应力的已经被救援走了四位，可剩下的一旦适应就伤脑筋了，这些钻进“旁门左道”的家伙给监控带来的难度不是一点半点……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杜组长看了眼号码，踱步到门外接听去了，心知肯定是许处给的新指示。剩下屋里四人面面相觑，没想到能失利到这种程度，在这个上面翻了船，别说组长，就外勤们也觉得很没面子。“高哥，怎么能出了这事？”另一位外勤

问，他叫李方远，比高远的资历要浅得多。高远一副悻然之色道：“谁知道，这家伙太鬼，信号源和人不在一个地方，我总不能破门而入查查他在不在吧？”

“可他怎么知道第三个信号源？那是隐藏的。”林宇婧奇怪地问。“没说这孩子成精了吗？”高远道。“那岂不是要玩捉迷藏了？吃饱了撑的啊。”林宇婧道，很不悦。“还就是吃饱了撑的，街头当老干的那个，我们现在在车只要路过，每回都上来打招呼。”王武为笑道，其实这个任务，也让他觉得老没意思了。

正悄声说着，杜组长进来了，很严肃，看了几人一眼下命令道：“宇婧、方远，换你们上，高远、武为在后方监视，重点监视 8 号、11 号，对了，车也要换。我重申一点啊，这是一个许处多次强调的重要任务，谁要再掉链子，不用向我辞行，直接回省城吧！”

这命令下得斩钉截铁，几名队员又是一副悻然之色，看来这吃饱了撑着的游戏，还要继续下去。

挂了电话的许平秋不觉得意外，反而心里有点窃喜，因为远在千里之外的那拨秘密队伍，最终还是

有人走到了他设计的轨道上，而且走进来的，还是意料中的人。饥饿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试金石，在本能的驱使下能干出什么事来，完全是本性使然。那个奸商的儿子毫无例外会选择一条捷径，而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在街上捡破烂、熬日子。他心情很好，坐在车里给方远下了个命令。此时透过车窗看到一列十数辆警车绵延在滨河路上，刺耳的警笛、威武的警容，让他的心情更好了。

昨晚的晚间新闻报道了：轰动全市的“1·21 杀人抛尸案”成功告破，历时 26 天，二队远赴贵省把第一嫌疑人缉捕归案，今天是指认犯罪现场，从市局到省厅，来了不少观摩的人，这个影响极其恶劣的案子要公之于众了，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也来了不少。

许平秋这样想着，周文涓和解冰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出身，都走进二队了，而且表现都不错。可这两位恰恰都不在他设计的名单上。真正入选名单的人，现在还在数千里之外呢。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